

前生

南翔/著

民国遗事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前尘

民国遗事

南
翔
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中國·廣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前尘：民国遗事

南翔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.2

ISBN 978 - 7 - 5360 - 4902 - 4

I. 前... II. 南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37405 号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 李 谓

技术编辑：赵 琪

装帧设计：罗子安

插 图：莫正敏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
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0.25 2 插页

字 数 26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自序

腹有气韵品自高 ——《前尘》自序

南 翔

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并不长，从1911年12月29日，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，次年元旦，他宣誓就职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。满打满算，首尾也只有39个年头，这其中虽然迭遭战乱、灾害、饥谨、天地人之变数频仍。所谓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兵连祸结云云，是新时代对过去一个时代的盖棺之论。

文学对既往的书写，与历史教科书的臧否扬抑，着眼点不同；文学对人物的书写，尤看重的并非其端正的思想，标准照似的行止，而是被大时代话语遗忘的栩栩如生的个性。那种率见性情、俯仰自由、我行我素、癖好不遮、胸臆无碍的面目，其实任何时代都有，只不过，大时代的火车轰轰烈烈过后，路边的野菊花狗尾巴草之类，要么零落，要么被遗弃与遗忘的居多。这也是已故作家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发表《受戒》、《大淦纪事》等小说，意在勾沉扶奇的动机。较之一本正经的文学教科书似的人物评介，类似《受戒》中青春躁动的小和尚，既非英雄，亦非败类；但是这种性情人物，不为其小而色泽暗褪，相反，恰恰因

其铺垫了人性的诚恳、踏实和温馨，成为文学是人学的生动注解。

香港作家董桥偏爱“旧时月色”，喜说自己是“遗民”，喋喋不休地回顾“上一代的事”，不是他胶柱鼓瑟，心存代沟。反之，“我相信每一代都有不少带着气韵的人”。董桥只不过熟悉与心仪他同时代或上一代、上几代“带着气韵的人”，所以他近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年一本的散文随笔，皆是给带着气韵的人做的小传。名气大至宋美龄、张学良、顾维钧，小则如隔壁阿伯阿婆，长则两三千字，短则三五百言，铁线银勾，神情如绘。他景仰的大玩家王世襄，“是放鸽家，是斗虫家，是驯鹰家，是养狗家，是摔跤家，是火绘家，是烹饪家，是美食家，是书法家，是诗词家，是美术史家，是文物鉴定家，是民俗学家，是漆器家，是明式家具家，是中国古典音乐史家，是中国第一玩家。”王世襄抗战胜利以后，为国家收回了上千件重要文物，1952年，“三反”时期却成了重点审查对象，最终戴上了手铐和脚镣，理由言之凿凿而不容置辩：“国民党没有不贪污的，你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接收文物大员，岂有不贪污之理！”

王世襄的遭际，让我联想到另一个性情中人的大玩家张伯驹。

张伯驹是袁世凯时期大官僚张镇芳的儿子，好围棋，喜京剧，擅书法，尤精收藏，一生阅历收藏国宝级典藏无数。譬如陆机的《平复帖》是花了4万大洋从溥心畲手里买回的，溥心畲的开价是20万大洋。还有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、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唐寅的《蜀官妓图》等。章诒和写道，张伯驹看中一幅字画，见妻子潘素没答应，“先说了两句，接着索性躺倒在地。任潘素怎么拉，怎么哄，也不起来。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；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。有了这句，张伯驹才翻身爬起，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，自己回屋睡觉去了。”章诒和评价传主，是以优游态度、闲逸情调、仗义作风和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志，对抗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。张伯驹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一句话——“予所收藏，不必终予身，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

士，世传有绪。”

就是这么一个散尽千金收国宝再献国家的民国翩翩大公子，也没逃过1957年的反右。1982年住北大医院因级别不够，不能住单间或双人房，由感冒转肺炎谢世。

气韵是性情，也是格调；是迂阔，也是散淡；是教养，也是细节。

汪曾祺回忆，金岳霖一生未娶，林徽因死后，有一年，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，老朋友收到通知，都纳闷：老金为什么请客？到了之后，金先生才宣布：“今天是徽因的生日。”

情调之旧，缅怀之深，当真要令今日之众拍拖男女羡慕！

黄苗子回忆四十年代末在沈阳《东北画报》工作的老木刻家沃查，一日出门，三个画家坐在一部吉普车上，沃查坐在司机旁边，不久便呼呼大睡，车子却开不动了，司机以为车子机件出了毛病，下车检查了半天，没发现问题，上车坐回原位，惊醒了沃查。司机一点火，车子便发动能走了。不久沃查又睡着，车子又开不动。司机又下车检查，还是发现不了毛病。司机和后座大骂车子有鬼，惊醒了沃查，他也帮着东张西望，车子又开行了。于是司机就留心到沃查，当他第三次入睡时，才看出他把脚死死踏在副刹车上，无怪开不动了！

混沌初开，一派老天真。

董桥写录上海名画家名诗人名美人周炼霞轶闻：“文革”时期被造反派翻出她著名诗句：“但得两心相照，无灯无月无妨。”硬斥她只要光明不要黑暗，打伤了她一只眼睛，终身半瞎，她借屈原句雕了一枚闲章：“目眇眇兮愁余”，董桥叹曰：“真是可歌可泣。”

上面所录皆真人真事，也是沧海一粟耳。

正是一种开始朦胧后趋明亮强烈的想法，我在10多年前，开始了民国系列中短篇的创作，那就是为民国人物、民国物事和民国情调立传，一本20余万字的《前尘》，当然不同上面提及的散文、随笔与人物传记，它是小说家言。但心绪与前辈作家相若，不要让

既往的一些美好的人物、情怀与故事（尽管不乏悲情与遗憾），随大时代的播迁而如同到处勃兴的建筑工地那样，随垃圾一道倒掉与埋没了。

用小说立此存照，相比散文传记，或可更从容舒展一些。比较散文传记，它失去的部分真实性，需要用更广阔的视界、更深邃的思想、更绵密的情感和更深入肌理的文字理想来追索、填充。8个中短篇陆续发表于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北京文学》、《芙蓉》等刊，待到结集，苦于对那一代情怀物事缠绕的各见性情的人物的定义，直到看见董桥一篇《一代人的气韵》，遂憬然认同。

为带着气韵、率见性情、不畏流言、从容淡定的人，从不同角度立存照，是《前尘》的主题。有气韵、品味及性情的人，相信一直会成为我们人生之旅的不可或缺。

尤其在一个变数频仍、喧嚣浮嚣的时代。

目 录

Contents

001	自序
002	方家三侍女
038	红颜
080	失落的蟠龙重宝
122	亮丽两流星
176	陷落
218	偶然遭遇
260	1937 年 12 月的南京
306	前尘

fangjiasanshi
方家三侍女



方家三侍女

方家三侍女，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。

尤其是方太太看见老二方卫征对舒云有些意思的时候，心里头的这个想法就如阳春三月的插柳，很容易地生根发芽了。

晚饭后，水秀撤了残汤剩饭。精细的方太太瞥见她在端那碗酱汁子浓汁时，企图不露声色地嗅了两嗅。待她出去以后，方太太对方先生说：“身子都胖圆了，还贪嘴！魏老婆子同她洗了回澡，神经兮兮地回来跑来同我讲，怕水秀肚子出问题了，腰腹滚滚圆，一对胸脯子像气球吹起的一般大。”见方先生蹙了蹙眉头，方太太又觉得不该说得如此细致，叹道：“她三人里头，只水秀小一岁，却也吃 19 的饭了。”

方先生吸足了一筒水烟后才说：“我晓得你的意思，不过我们方家是知情知义人家，从曾祖起，在城内外方圆数十里就是有好口碑的，所以打发她三人也不能太随便，尤其丽珠，说到底我和她母亲还是不出五服的表兄妹呢，更不可以太草率的。”

方太太随即点点头：“丽珠这姑娘心性高，也有文墨底子，只可惜命相太苦。”

方先生说，三个姑娘里头，最敏慧的怕要属舒云了。进得方家门槛的时候，一个字不识。那阵子丽珠教他长孙非非写写算算，舒云抽了空便在一旁用心，现在居然能写很通顺的家信了，一手字也平平整整，看得过去。

不知怎的，方太太看舒云，总似贾府中的王夫人看晴雯一般不

入眼，又知方先生心下喜爱舒云的灵悟，不好当他面恣意褒贬的，便说：“只怕她是太有心计了，一般般的话也不多，平素拿话问她，问一句答一句，那是多一句也不肯说的。”

方先生淡淡一笑说：“那她是怕你。”

方太太顿时就有几分委屈：“我岂是让人怕的，你还嫌我平日和善得不够么！连非非都敢当面叫我老婆子呢！”

这时，牛宝攥着一条扁担进来四下里寻找。方太太问她找什么，他说找棕绳钩子。方太太说这饭厅里哪来的棕绳钩子。牛宝不言语，继续找，终于让他在一张红木凳子背后找到了。牛宝说，非非这段时间老喜欢藏他的东西，尤其是那次答应带他到东山去采杨梅，后来没去，非非就更不待见他了。牛宝说这话的时候边挽扁担绳子边看方先生。还有些难堪事他没提，包括非非在他茶缸子里洒尿。牛宝当然知道，方家之所以看重他，工钱比别人家给得高，除了他能干以外，还有一点就是他忍性好，肯吃亏。

不让牛宝带非非去东山玩的是方先生。方先生原本对那片集佛道于一处的葱茏山岭也是兴味盎然的，自从去年5月在那里兴之所至地求了一根下下签以后，心里就隐隐有了芥蒂。牛宝则以为，非非的爹在日本留学，方先生就越发把这个长孙看重了。

此刻方先生说，挑水还是应该放在早上，沉静了一晚，早上的水清。

牛宝说，早上挑了满满一大缸的，丽珠和舒云两个丫头今日结伴洗澡洗头，就用光了。刚才魏婆子还在那摔勺子丢盆，说是要给老太爷揩身，都没得清水了。

方太太不悦了：“她两人洗澡洗头，家里的井水不是一样用么，连我都能用！只怕是越养越娇了吧。”

方先生不爱听她唠叨，就对牛宝说：“你去挑吧，顺便叫丽珠把非非带来了。”

等了一刻，听见牛宝挑了第一担水回来在隔壁厨房哗哗地倒水，料得他没找到非非，便撇下方太太，一个人踱到后院来。

后院有两棵很粗的白果树，听父亲说，还是太公手里植下的，绿阴浓密得从高大的围墙上满溢出去，一堵墙就总是阴湿的，绒绒生一层青苔。

一方四季不涸的井就在后院两侧，顺着青石板走下去，水满的时候，甚至肩上的桶都不用卸下来，只消侧了腰身，左一舀，右一舀，便淋漓漓地满了一担。这可是一眼好井，清冽，甘甜。太公手书的“珠泉”二字就凿在对面的石板上，有年深岁久的苍劲。

算来是从今年开春始，这眼井水就渐渐变味了，起始是涩，后来是苦。最先品出味道不对的竟是缠绵病榻已久的父亲。当初也不把他的话说当真，总以为病者的味觉不可靠的。真到举家上下都有异感，这才不敢再吃。

方老太爷自中风以后就吃斋念佛，深恐井水突变是冥冥之中的某种报应，于是礼佛更勤。

方先生有过一段格物致知的学历，当然不会等同老爹一般的见识，装了一瓶井水，差人送到省城医院，请一个老同学做个化验。化验没有十分明晰的结果，只答矿物质含量过高。后来，方先生还到附近寻查，看有没有开矿办厂破坏水源的情况，也没有查到具有说服力的结果，只好存疑。只好叫牛宝日日到街镇上的三眼井水去挑水吃，却瞒了方老太爷一个，只称井水又甜了，怕他老人家心理负担过重。

此时正是谷雨节气，万物勃发，春江水涨。脚下的这眼井依然清冽得一眼见底，满溢得漫过了两层石阶，却因苦涩而不能再喝。

方先生心里蓦然有了一阵感伤。

非非的欢叫声从后门涌了进来。

他后面紧追着舒云，再后面跟着丽珠。舒云用土箕在小溪里给他捞了些蝌蚪和小鱼，盛在一只银亮的罐头盒里，又放了几茎嫩绿的水草。那时候，非非就掐了几茎狗尾巴草插在她的发辫里，然后一路跑一路叫：“新娘子，新娘子！”罐头盒里的水泼洒得一身

都是。

此刻看见方先生，舒云和丽珠都站住了。舒云的头发有些乱，一张脸红扑扑的，看见方先生，她总有几丝拘谨，一张脸就越发红透。丽珠却显出一般侍女不大有的成熟和大气，稳稳地叫了声：“方先生。”

尽管丽珠和他沾亲带故，尽管丽珠在他家兼有佣工和家庭教师的双重身份，方先生还是不大喜欢她在主人面前一副轻松自如的神态。方先生认为她的这种神情源自她内心含有与众不同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应会使得舒云不大舒服的，奇怪的是舒云似乎处之泰然，而性情原本粗放的水秀丫头倒时生醋意，爱与丽珠闹点别扭。

非非向来对三个侍女都是直呼其名，偶尔要求人的时候才肯在名字后面加上一个“姐姐”。此刻他踢踏踢踏奔到井边，把罐头盒沉下去加水，不当心就跑了一些蝌蚪和小鱼，于是大声唤舒云姐姐去帮忙。

舒云得了借口，朝方先生略一点头，紧着几步过去说：“这井水不能加，必须去加小溪里的水。”

方先生扭过头去看了一眼，对丽珠说：“平日倒是你带非非的时候多，他却同舒云亲。”

丽珠并不因之感到难堪，坦然道：“平日我教他识字学算，管得严，学生对老师的态度，向来是尊敬或害怕，少有亲近的。”

方先生想起适才方太太讲起舒云有心计的话，其实更有心计的，应属丽珠，总不愿意放弃表示自己与舒云和水秀有差异的机会。

丽珠站在那，还想同方先生谈讲。方先生一时却觉得无话可说。方先生感觉着自己对丽珠的成熟与老练，是日益清醒了；又觉得她到底是文化世家的底子，即便身处低贱，也依然脱不尽小姐的味道。

春日渐长，已是戌时，天还不肯黑下去。霞云如同被水彩浸透，虽然被一层一层地揭淡，却不肯一下子就褪尽洇过的痕迹。

只消有微风拂过，墙角的那丛佛肚竹就骚然抖响。老爹在中风前，晚饭后是必定要拄杖到竹丛间水井边转一转、看一看的。人老不中用，方先生猛然觉得，以前的日课形意拳的确是不该荒疏的。

丽珠过来扶着他的胳膊说：“石板路滑，先生回家吧。”

方先生忽然闻到一缕淡淡的香气，像是脂粉，又像是花木草香。他忽然来了兴致说：“天还亮光，你陪我到后门外走走。”

非非玩任何东西都是三分钟的兴趣，进得前院他就把罐头盒放在檐下，然后跑到方太太那边去讨蜜饯果子吃去了。

舒云听得方太太在那厢屋问：“非非，看到你爷爷么？”非非答爷爷在后院林子里。方太太追问还有谁。非非没答她，大概是在甜甜地吃果子。奶奶说：“你不说就没得你吃？”

这边舒云赶紧弄出声响，高声问：“非非，这盒子里的东西还玩不玩？”

非非含含糊糊答不玩了。看着盒子里的小生灵，舒云心有不忍，就拟放到后院的小水塘里去。路过那眼珠泉，忽然想，何不就放它们到井里，也可以试试这水是不是有毒。放下的那一刻又寻思：人到底是残忍的，若是这水有害，它们的性命就不保了。

起身的时候，听得见围墙外有丽珠和方先生的说话声。舒云想，换你就不敢单独陪方先生在外头散步，倒不是觉察出方先生在你面前有什么令人难堪的企图，而是方太太一面对丈夫温柔，一面对他的身边提防得很严。方先生家境殷富，却从未动过娶姨太太的念头，舒云认为，缘由是方太太的柔中有刚；丽珠却不以为然，说方先生思想开通，十多年前的“五四”运动，方先生就投身其间，甚为活跃，在报纸杂志上写过好些批判旧思想旧习惯的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方卫征都从父亲的书架上拿下来给丽珠读过。丽珠当时赞叹：“你父亲的笔力真是既深厚又尖刻。”卫征说，父亲后来若不是跟错了人，以致官场失意，退居家园，只怕现在省府里也要匀出个相当的位置给他坐才合适呢，父亲的旧友里头就有好几个国大

代表。

舒云一面隐隐地为丽珠担心，一面又对丽珠在方家的落落大方、应付裕如感到钦佩。心想，到底是有文化底子的，待人接物与说话，都与别人不同。惟可惜她家道中落，才到了今天这地步，可见世间一个“钱”字，也足以把能人困死。又慨叹丽珠不是一个男儿身，不然到外头去闯荡一番，也未必不可以成事的。

边往回走边又好笑：自己的事还操不完呢，却有心为别人去费思量。母亲生病，妹妹体弱，弟弟心灵手巧，学会了一手好木匠活却又染上了赌钱瘾，荒疏了活计，还不时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偷偷拿出去变卖，包括父亲在世时珍爱的一块镀金老怀表。好言恶语，都劝他不转。母亲视他忤逆，心气败坏，缠绵病榻的日子便更多了。

吱扭推开两扇长长的木门，蓦然见着一个男人瘦长的身影，顿时吓舒云一跳。其实将吓未吓之间，直觉已告诉她，这是方家二少爷方卫征。

“你来了！”卫征站起来说，“我给你带了一本新出的《平民》杂志，还有两只蛤蚧。”

当他把两只晾干的蛤蚧举到她面前时，她不由得心中一悸，说：“这东西像癞蛤蟆似的，看了不舒服。”心下却生感激，上次无意中说了母亲需要蛤蚧配药方，又因这药贵，没舍得配，没承料卫征今日就给送来了。

却并不想得卫征的好处，就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块。”卫征盯牢她说，“换了别人，一百块我还不卖呢！”

“你一定可以发大财的！”舒云笑道，“你不要钱我就不要你的，我自己去买。”

“街上的药铺断这味药已经很久了，这还是我叫同学从外地带来的。”忽然凑近了说，“舒云，爱你的这颗心可是拿钱买不到的！”

一双手便捉了她的手。

年初以来，卫征对她有类似亲昵的话语和举动，已经不是一两次了。起始，舒云认为这不过是大户人家子弟的轻薄，只要不十分过分，也能忍了，何必惹出一些不好听的是是非非；后来见他歪缠得紧，一封封滚烫的情书不时塞在她枕下，还举出古今爱情一些伟大的例子，说他自己注定是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云云，舒云就觉得需要认真对付了。

舒云知道，方家三个少爷，都算得聪明争气，老二方卫征尤显得高人一头，四岁就发蒙读书，被先生称为：只要发奋精进，堪可造就一代不世之才。后来他在上海东吴大学读法科，全家都相信，方家必出一个大法官。殊不料他连毕业证都未拿到，肄业而返。返家的时候，失魂落魄，瘦脱了人形，一副神经兮兮。据说是苦恋一个女同学未果，失恋所致。

舒云听到这一幕以后，心中曾感叹：痴情到这一步，也算难得的了。所以日后服侍起他来，尤其用心。

丽珠比自己先进方家，舒云那时看得出卫征对丽珠是很有好感的，有一次还看到他俩在后院接吻，但这事她跟水秀都没说。舒云知道丽珠老辣，未必看不出玩火的危险，事情若无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丽珠岂肯失守城池。

如今卫征掉转头来追自己，舒云就要怀疑，要么是卫征朝三暮四，要么是吃丽珠不着反过来欺负自己，想到这一层，舒云就有些愠恼，有些委屈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舒云又认为卫征的心地还属善良的，正因如此，尽管他追逐她，她在他面前却没有一丝半点的拘谨和困窘，相反她觉得总是自己居主动的时候多。因了这一层，她后来就不十分讨厌他的追逐了，偶尔的，心里还有几丝甜甜的感觉。说到底，他方二少爷毕竟还是有身份的呀。

舒云信手翻翻那本《平民》杂志，心想识了字真好！每当看杂志或是写信的时候，她心里就油然而生几许庄重，甚或心里要问问：这个正在看书和写字的人，就是舒云吗？若是父亲仍活着，会

有几多的喜欢！一时间，眼角儿就潮润润的。

她把蛤蚧收在一只小小的藤条箱里，怕的是水秀回来撞见，又要叽哩哇啦地乱说。心想，日后总找得到办法，还二少爷这个礼的！

方卫征见舒云对自己不冷不热，若即若离，心里越发像有一根馋线吊着，松一阵紧一阵地难受。不错，他确实亲昵过丽珠，直到现在也说不上对丽珠有什么反感。跟丽珠在一起，她对你表示得过于关心，所以总显得她比你大。舒云也未必对人关心得不够，却有分寸和尺度；再说，舒云的气质里总有一种含苞欲放、楚楚怜人的清雅，很容易让男人陷入到情思飘飞的氛围之中。

此刻，她的手早已自然而然地滑落，卫征的手心里依然有一种滑腻的感觉。卫征想，舒云属于那种不刻意追求什么，一切却又浑然天成、恰到好处的姑娘。暗黄的灯光下，她的下巴越发显得瘦削，容长脸儿弯弯眉，一只挺翘的鼻子总有几丝顽皮的意味，单看那双墨漆黑黑的眼睛就不像是个粗使丫头。卫征曾想，难怪父亲用熟的丫头不肯轻易置换，像舒云丽珠这样的姑娘，不是可以随便找到的；惟水秀粗气一点，做些事来却也麻利细致。

心灼热，一时却不敢有遂心的动作，只望着她说：“你在我面前，竟一点也不害、害怕。”原来是要说害羞的，却不知为何临时换成一个“怕”字。

舒云就有噗哧一笑：“你又没长青面獠牙，我怕你做什么！”

由她的话，卫征这才记起，今晚来找她是有个会让她高兴的话题的，说：“过两日就是二月十五，东山栖霞宫的打醮就定在这个日子。听讲今年的打醮因旧宫新建，会搞得十分排场，东西南北的戏班子都汇聚而来，准备搭台唱戏的。”

舒云果然有兴致，说：“鬼神住的房子，倒没多大意思，有那么多戏可以挑着看真好！”又愁道：“只怕先生太太，未必会让我们都去的。”

卫征蹙了眉说：“爹娘那我去说，一年一度，又哪算得过